

13/874 份的莫城往事

石 靖

2007 年之后，“俄罗斯”作为一个不曾相识的标签开始附着在我的生活里。2009 年我第一次踏上这个相距不远但好似位于另外一个世界的北方国度，第一时间感受到了加强版的俄式欢迎。自那之后，我因为学习、工作的原因多次到访俄罗斯各地，在俄语世界的不同地域进行了或长或短的沉浸式行走。然而在我心中，莫斯科始终是记忆中最美的一抹色彩。

9 月第一个周末是莫斯科城市日，自公元 12 世纪首次被记载至今，见证古罗斯兴衰以及近代俄国跌宕起伏的莫斯科城又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节日。建城 874 年的莫斯科虽位于当代俄罗斯的核心地带，但她并不是东斯拉夫人的唯一选择。俄国人说：“诺夫哥罗德是我们的父亲，基辅是母亲，莫斯科是心脏，圣彼得堡是头脑。”从论述帝国边疆的文献中扒出的这样一句本是意在表达俄国政治中心的不稳定性，然而似乎也传达出某种均衡的分散式精彩。世人多看和被冠以彼得之城上演的近代帝国荣耀，而莫斯科一直以来都是俄国坚实的基底。俄国人赞同多个首都的说法，但莫斯科的故事已无法被拘于政治功能属性或者某种权力核心地位，她已然是俄罗斯历史记忆中最特别的内容。

与俄罗斯相识，和莫斯科的朝夕相伴已经过去很长时间，往事如潮水，又在每年最甚时如期到达了思念的彼岸。很多故事的发生与发展都是很难预测的，正如闯入我生活关于俄罗斯的一切，似乎不

[收稿日期] 2021-09-30; [修订日期] 2021-12-30。

[作者简介] 石靖，男，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博士后研究员，研究地区为高加索及东欧。

是很完美，但仍旧是比想象中精彩，值得珍惜的一切莫城记忆都是光明和温暖的比重更大。苦寒之地的温存记忆，之于全情投入的当事人而言实属不易，所以还是挺想写写给自己看看。

一 最心动的季节

莫斯科暖和舒适的时节很短，而相对长久的冬季似乎也并不是很难熬，特别是最近几次与白色莫斯科相遇，已然没有了 10 多年前冻到困倦的感觉。当然，也有莫斯科本地人特别推崇“晴和的初秋”（Бабье лето），估摸其中也一定是有一些抱有抓住夏天尾巴的心态，在阴雨和寒冷速递到达之前尽情享受晴朗温和的时日。四季轮回，我在极为鲜明的物候差别中选择并钟情于 5 月。按照俄罗斯人的界定，5 月 1 日是“春天与劳动节”（Праздник Весны и Труда），标志着春天的开始。休眠整个冬天的大地，突然在 4 月末的几天准时苏醒，森林城市到处都成了新绿的海洋，早已种下的郁金香也为 5 月的节日和休闲气氛增加了绚烂点缀。



图 1 春日莫斯科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自苏联时代起，每年5月都是国家最重要的庆典时节之一。包括有劳动节、胜利日在内的重要纪念节点，为年复一年希望时节的伊始增添了特别的意义。莫斯科作为代表国家的第一城市，年度例行的光彩展示是5月最大的亮点。每年五一之后，莫城的冬日色彩很快被五彩斑斓的盛景取代，街道、公园、河流到处都弥散着关于春的振奋节奏。春日暖阳年年如期而至，为蛰伏已久的生命带去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希望，并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中诠释生活当有的律动。

岁月轮回、生命周而复始，承载着民族记忆的特定群体品尝过胜利的味道，但却无法感受每一个春天如期而至的喜悦。不少人会关注每年5月9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仪式，这一例行的庄严仪式是当代俄罗斯历史观的表达方式，传递出铭记并传承国家历史的逻辑。谈及传承，在红场阅兵式之后进行的“不朽军团”（Бессмертный полк）则是将其具象演绎的用心设计。普京会与万千民众一道，手持曾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祖辈的照片，行进在城市的主干道。近年来，“不朽军团”游行与胜利日阅兵一道成为当日民众参与的盛大活动，数以万计的普通俄罗斯公民在全俄由东到西的不同时区，“带着祖辈”一道回味属于家庭、民族和国家的故事，穿越时空在春日的希望中共情。



图2 胜利日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关于春，俄国诗人叶赛宁^①《春天的黄昏》（Весенний вечер）一诗中是这样描绘的，“在绿色春天的黄昏王国里，银色的河水在静静流淌。太阳落到多林的山峦后，月亮的尖角浮现在天上。西天蒙上玫瑰色的光带，农夫从田间回到了农舍。在大路那边的白桦林里，夜莺唱起了爱情的歌。玫瑰光带般的晚霞从西天温柔地谛听这深沉的歌声，大地柔情地望着遥远的星星，并且朝着天空绽放笑容。”^②不论身处城中车水马龙或是乡间静谧村社，春天的到来使眼中的一切都变得温柔。不论是记忆中的春还是期待中的下一个春，思绪和理想都是没有边际，没有尽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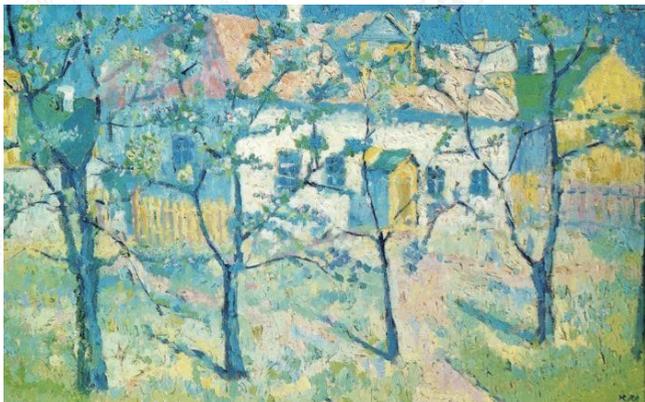


图 3 《春天》，【俄】卡西米尔·马列维奇^③

图片来源：FreeArt

- ① 叶赛宁，俄罗斯意象派诗歌最重要的代表。“他是一位浪漫气质极为浓厚的诗人，在创作中善于使用色彩的点染，着意于诗歌的绘画美，表达个人复杂多变的情绪感受。作为‘最后一位乡村诗人’，他与克留耶夫被并称为“新农民诗歌”的双璧，以善写田园风光和自然景象而留名于后世。他的作品语言清新自然，节奏明快，意境优美，表达了对乡村生活和大自然的无限眷恋。见汪剑钊 主编：《俄罗斯白银时代诗选》，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682 页。
- ② 文中采纳顾蕴璞教授的翻译版本，见《叶赛宁抒情诗选》，漓江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8-29 页。
- ③ 马列维奇，俄罗斯前卫艺术最重要的倡导者。初期创作阶段，是将印象主义的风光与俄国圣象画传统的朴素民众绘画相结合。见何政广、曾长生：《世界名画家全集—马列维奇》，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

二 最迷人的角落

好多来过莫斯科的国人都会选择在位于市中心的红场留影，回忆自己无数次漫无目的散步，终点也就莫名停在了这里。红场之“红”，含有俄语“美丽”的含义，因而红色的广场实则应当是美丽的广场。16世纪中期，伊凡四世为纪念莫斯科公国攻取传统斯拉夫地界之外的喀山汗国，特意下令在红场一边修建了色彩斑斓的圣瓦西里大教堂。彼得改革时代，俄国面临传统与近代化的矛盾抉择，兵变失败的禁卫军在临刑前的场景也正是画家苏里科夫^①笔下的红场。1941年11月，苏联武装部队在红场接受斯大林检阅之后直奔奔赴西部前线，厚重的石砖之上记载了无数卫国英雄的坚定脚步。红场之于莫斯科的意义，宛如莫斯科在俄国的分量，记忆太过厚重，太多的故事情节都于此交织汇聚。



图4 《禁卫军临刑前的早晨》，【俄】瓦西里·苏里科夫
图片来源：biographe.ru

莫斯科红场是特别的，特别到想要说说她的故事却不知道应当从何开始。既然说到莫斯科乃至俄国的小故事很可能都会有交织成分的存在，或许于我而言最为钟爱的牧首池塘（патриаршие пруды）也不例外。经过粗浅考证，我想以一组有底气但却生硬自治的关系

^① 苏里科夫，俄国画家，巡回展览画派的代表之一。

去描绘莫斯科最迷人的角落。

我们常理解的公园或是休闲场所似乎都是较为独立的一片天地，可牧首池塘却是闹中取静，与周围的居民区无缝衔接。在四面都是厚重建筑围绕产生的“天井”里，方形的池塘恬静地等待被吸引的游客、或是偶然路过的行人。据说，当前是历经不同时代变化的呈现，平原、低地且多沼泽的莫斯科常有一些恣意生长的水塘，牧首池塘就是自然和人共同创造的城市风景。曾被称作山羊沼泽（Козье болото）的这里，附近是为宫廷生产动物制品的区域，如此便架起了不远之外和红场的联系。

17 世纪初，赫尔摩根牧首（Патриарх Гермоген）对此钟情，并建造了牧首农庄和两座教堂（Ермолая Священномученика и Спиридона Тримифунтского）。在之后的百年，继任者与莫斯科此地的联系依旧保持，可水洼地逐渐开始出现干涸状况，为保证生活饮食，当时又进行了挖掘改造，历史中三个池塘的模样被记录在了“三塘胡同”（Трехпрудный переулочек）的地名中。18 世纪之后，牧首农庄逐渐荒芜，其原因被解读为彼得大帝撤销了大牧首职位。1812 年莫斯科遭敌军入侵，大火散尽满城都是废墟，决定只留下三个水塘中的一个。^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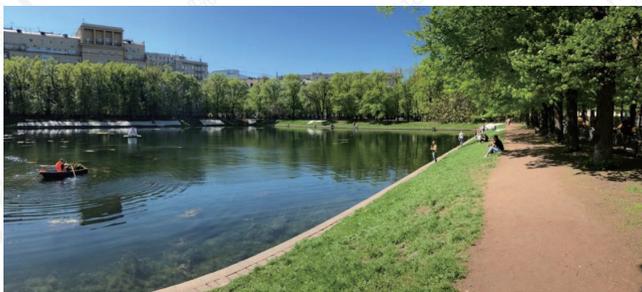


图 5 牧首池塘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① 关于“牧首池塘”的历史信息来源于：ПОЧЕМУ ПАТРИАРШИЕ ПРУДЫ ТАК НАЗЫВАЮТСЯ? <https://www.culture.ru/s/vopros/patriarshic-prudy/>.

当前所见的美景，是经历两个世纪、在多代人建设、改造和人文投入后的呈现。卡拉姆金、普希金、果戈里都曾在这片静谧之地的过客，也正因为他们的交集，这片小小天地又恢复了生机。近代以来，托尔斯泰、勃洛克、马雅可夫斯基成为了这一“神仙地界”故事的主角。现在，规整的小池塘被四周都很安静的小街道环绕，天光云影则在水镜中恣意流浪。2018年春天的一见倾心，虽然距离2009年我首次与莫斯科相遇有些久远，但那种爱的感觉让人觉得迟到也是幸福。

三 最难忘的故事

提及“难忘”，似乎首先记忆回归的都不是太完美的事情，这样的情况并不存在太大问题，因为回忆里莫斯科的生活跌跌撞撞就是常态。展现莫斯科最美的时节、最美的角落是希望发现更多美好存在，也是为了让多味的现实生活更加光亮绚丽。事实上，不论是莫斯科的时节还是地点，美好的记忆更多的是有人的演绎和陪伴。

13年的相识，我已很难梳理出从初来乍到到自如行走的过程，但每个阶段都有相识的友人替我背负着一段或长或短的故事，在人与事对应关系织成的网格中，就是我、朋友以及莫斯科共有的珍藏。生活在于人、特别在于身边的人，莫斯科的生活教会了我如何与人相处，如何与外界相处以及如何与自己相处。太多太多的人和事，直到现在都还历历在目，虽并不见得还会有如初的感觉，但曾被定格就已经足够温馨。这些杂乱交织的回忆碎片宛如一件关于莫斯科城的拼图，每一块的轮廓已不再具有当时印象之深的鲜明棱角，而是被时间打磨，在更长更广的时空中接合为一片不断向外延展的有关莫斯科的记忆。

莫斯科是我的意外，毫无激情的相识，之后的岁月却充满了长情的告白。我喜欢这座城市，是因为处事不惊不变的坚强与温婉，她历经俄国不同时代的洗礼，承担着这个民族赋予她的重任。坚强

温柔是她的当代性格，大气自如是她的处事方式，斯拉夫人选择了密林泥沼作为古罗斯公国的核心并最终成就伟业，这不是他们的意外。

俄国地域广大，位于不同地区的城市恰好代表了俄国的多面情怀。克柳切夫斯基说起圣彼得堡的建立，认为“俄国的中央就在边界”。呼应彼得时代，帝王的大战略与扩张的主题吻合，因此成就了俄罗斯帝国开端的盛景。在数百年的扩张背景下，有观点认为原因在于俄国“内核”的缺失，从而进行着无限的“自我殖民”。不论这些分析是否有道理，在外溢或收缩的年代，俄国人的情绪都是异常充沛的。仔细想来，罗斯的土地上不是没有核心，情感的牵挂和归属就是最有韧性的认同。毫无疑问，莫斯科是俄国故事的重要情节，很有幸，在我和她认识的 13 年中也亲眼目睹、亲身体会到了新故事的诞生。

责任编辑：高良敏

文字审校：董 慧